



~ 16
337
6



淳熙本文選

16
337

和
337
6

16
337
6

文選卷第十五

張昭明李撰

大將軍李右尚書府錄事參軍書給事中長安王李承宗

志中

張子思安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安賦

歸田賦

337
8

門 16
號 337
卷 6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鄧陽胡氏

廣圻

支那

彭澤

志中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張平子思女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女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為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女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竭來從女謀獲我所求夫何思女而已
老子曰女之又女眾妙之門
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詳其義訓甚多踈略而注又稱愚以為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志訓芳雖彌高而弗違

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

利 290
6

高彌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

潛服膺以永靚兮絲日月而不衰緜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奉

字林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善也貞誠也善曰楚

靖審也詞曰苟中情其好脩又

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

頗廣雅曰楚詞曰遵繩墨而不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固其如結搏搏垂貌善曰戰國

跌差也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

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繡幽蘭之秋華兮又

綴之以江離繡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又曰扈江離與

曰婦人之幃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縞然則縞者即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縞網中繩縞音攜美襞積以酷烈

兮允塵邈而難虧襞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

辭曰芳菲菲兮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大也麗好也

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幽獨守此仄陋兮敢

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

在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傳說之生般二八八愷八元也選遇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言此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尚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無

及尚庶幾也良善也惆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何孤行之煒煒兮

子不羣而介立煒煒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獨感鸞鷖之特

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鸞鷖皆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鷖喻君子也

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

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鷩鳥廣雅曰鷩鳥鳳屬也彼無合而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無合

猶不遇也旦獲譴于羣弟兮啓金滕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孰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滕覽

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覽

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眾也僻邪也辟法

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為邪辟此言無遺增煩毒以

為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以

迷惑兮羌孰可為言己善曰楚辭曰獨便憤而煩毒焉發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深也懷思也續紛亂

毅發沈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

試象兮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

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

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

足以試矣彫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昔國有石焦原者廣五

十步臨百仞之谿昔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昔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

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

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己以執彫虎

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為此張本漢書曰庶斯奉以

賈誼曰安天下庶斯奉以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

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負方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

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艾草名

草也禮記曰篔筍問人者並盛食器負曰篔筍方曰斤西施而弗御兮

笥案盛衣亦曰笥後漢作珍蓋瑤字相似誤耳斤西施而弗御兮

執繫馮以服箱斤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繫羈也服服

漢書音義應劭曰馮馮古之駿馬也赤喙女身日行五千行皮僻

里毛詩曰皖彼牽牛不可以服箱馮中立切今賦作繫字行皮僻

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蕭該音本作

破布義切禮記曰商亂曰破鄭女曰

大五十一

不陂廣雅曰陂邪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

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天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

航航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

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

樂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

黻衣繡裳辨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辨交織也鞶所

中者說文曰珩所行也從玉行聲字林曰珩珩玉所以節行大昭綵

藻與瑀琇兮璜聲遠而彌長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

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

忽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恃己知

而華予兮鶡鴒鳴而不芳鶡鴒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

夫百草為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鶡鴒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夏

未乃止服虔曰鶡鴒一名鶡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

春鳥繆也奠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為霜說文曰道迫也善曰楚

可與乎比伉咨妬媿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云誰也伉儷也

咨嗟也媿好也韓眾獲道輕舉故思依之以流云也善曰楚辭曰時

流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羨韓眾之流得一又曰寧溘死以

惡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

日蹇淹留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陟而臆情臆陳也善曰楚辭

日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

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臆力於切文君為我端著兮利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

飛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也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遁之成其

遁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遁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繒繳所不及遁之最美故名肥遁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著百莖一根劉

聲

從初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眾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眾山而日遠又曰聊浮遊於山

隱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遁下體是艮說卦云為山假言眾爾下互體得巽巽為風故曰揚聲

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

崇高也岳五岳也遁上九變為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

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岳岳即山也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物

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險戲世路可知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兌為澤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

勗勉也乾為玉故曰蹈玉階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

猶戀玉階不思去言尚欲進忠賢勗亡衍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方言曰嶢崢高貌也懼筮氏之長

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曰東龜長又曰東曰龜甲屬善曰爾雅曰龜左睨不煩郭璞曰行顯左睨也今江東所謂左食

以甲卜審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禎祥也遇九臯之介

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卜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繇辭也毛詩曰鶴鳴于九

臯字林曰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駸羽而哀鳴

瞥見也善曰遊塵垢之外說文曰鷓鴣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

競逐也曰遠也瞥匹洩切鷓鴣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善曰鷓鴣惡鳥喻小人也楚辭曰皆

競進以貪婪兮婪力含切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

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

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

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積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占既吉其子河上公曰道為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曰同人于郊無悔旦余沐於清

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陽兮晞余髮於朝陽夕晞余身乎九陽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芝也

走乎八荒廣雅曰翺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有八荒善曰走音奏過少皞之

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也世不夫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

海中去人不遠及何道真之溥粹兮去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溥到三山反在水下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躬躬於道真楚辭曰昔三后之溥粹又曰除穢累而反真登蓬萊而容與兮

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留瀛洲而采

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中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龜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潮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龜於是岱輿負嶠沉於大海楚辭曰飲沆瀣馮

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馮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又如椹樹長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飲青岑之玉醴兮冷沆瀣以為糧青岑山名上瀝夕霞也糗糧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揚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

朝霞陵陽子經曰夏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日昔 朝霞陵陽子經曰夏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於湯谷兮從伯禹乎稽山

湯谷日 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

風之食言

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噶會稽獲骨節專車吳

兮存重華乎南鄰

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

哀二妃之未從兮

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

翻續處彼湘濱

娥皇女英舜妻

指長沙之邪徑

長沙界中說

流目眺夫衡阿兮

眺視也衡山名

覩有黎之圯墳

也阿山下也黎

痛火正之無懷兮

託寄也

越印州而遊遨

印州正南

躋日中于昆吾兮

州名也四

憇炎火

憇炎火

揚芒熯而絳天兮

熯風熾也

水汐沅而涌濤

汐沅沸貌

雅曰再成曰陶丘

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

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

通江水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洞庭風兮木葉下

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

圖玉版曰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

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

江湘遂號為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

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

有營丘九頭圖矣善曰馮衍顯志賦序曰遊情宇宙

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

黎為祝融圯房鄙切

預曰黎為火

正懷歸也

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印州而遊遨

海圖曰交廣南有印州其處極熱善

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印五郎切

躋日中于昆吾兮憇炎火

外有火山之山爾

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沄沉也芒光芒也燦
火飛也楊雄冀州箴曰冀土糜沸沄如湯
温風翕其增熱兮怒

鬱悒其難聊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
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戶孤竹

能乎留茲韻獨也羈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
鬱悒余侘傺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為勞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

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
生為明主死配五行少皞配金說

前祝融使舉麾兮纏朱鳥以承旗尚書曰右秉白
旄以麾案執旄

於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躔息也撫拾也若華樹名也善
曰方言曰日建為躔躔行也淮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
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廣雅曰躊躇猶豫也
方言曰撫取也躊直

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
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

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狸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狸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

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
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
也人面虎身右手執鉞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

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韋昭曰蹶蹶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淮南子
曰八極西南方曰偏駒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金氣白

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爾
故曰白門楚辭曰行

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子號呼
毛字林曰潺湲流貌

漢書京兆有華陰縣

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

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為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

大七十三

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水會帝軒之未

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徜徉思貌春秋命

麻序曰帝軒受圖維授麻楚辭怵河林之萋萋兮偉關睢之

戒女四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菑郭璞注曰說者云菑木名也毛萋詩

傳曰秦秦至盛也怵許吏切又虛秘切黃靈詹而訪命兮穆天道其焉如黃靈

也詹至也訪謀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神

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遠覆審也疇

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

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哀博而殺之不自知為虎也廣雅曰噬嚙也鼈令殪而尸亡兮取

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荆地有一死人名

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死生錯其不齊

兮雖司命其不瞞瞞昭晰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

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瞞之曳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揔鬼錄者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

祚而繁庶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官人以

遣官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官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竇姬涕泣

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皇

后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漢書曰孝平王

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莽第及莽即真后常稱疾不

朝會莽誅自投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

則銜尉龙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遺武尉官名也龙蒼也

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龙眉皓髮

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

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

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董弱冠而

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

死有司奏賢造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次而靡所

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屈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

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瞻其徒無之後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覆器空而還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

祛而忌伯兮闍謁賊而寧后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斬其祛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翼芮畏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郟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祛

袂也勃鞞字伯楚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

剖分也嬴適

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蒼頡篇識書河洛書也說文曰識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

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為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璽書賜蒲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蒲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蒲蘇書蒲蘇即位為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為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蒲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許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作書賜蒲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將軍恬與蘇君不臣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知亦賜死蒲蘇為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為二世葬始皇酈山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車人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爨者家甚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

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巨萬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

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便貧困鄭玄曰孕任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大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剋剋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確筭玉瓚禳之猶必不火子產不予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裨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為言事之難知也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刺

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誚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挿物地中為刺側吏切爾雅曰丁當也

親所睨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睨視也矧况也

己兮思百憂以自疹

母勿也縣孿係貌倖引也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倖胡冷切

天監之孔明兮用裴枕而祐仁

監視也孔甚也裴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天監厥德

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庖禡以拯民

湯帝乙也蠲紮也拯濟也善曰

又曰周公若天感裴忱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庖大也禡福也祈或為禱非

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景謚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

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

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

善曰

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顛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
 殉及卒顛嫁之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躡而顛故獲之
 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相公伐晉次于
 輔氏輔氏即晉地使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顛所以
 敗秦師者專由魏嬖妾之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嬖也嬖妾無子武
 子疾病命顛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顛曰必殺以為殉葬及
 武子卒顛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心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
 氏之役顛領兵拒秦師之日忽見一人在前結草以充德杜回杜回遂躡
 而顛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 **咎繇** 邁而種德
 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

兮樹德懋于英六 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尚書禹曰 **桑末**
 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臯陶之後於英六

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 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
 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
 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
 已茂以喻臯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
 必有餘

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 復返也善曰邁德
 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禮
 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盍遠迹以飛**
 慶也 行仁必貽後慶如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
 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逝也鄭玄
 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憊惘而無儔 儔
 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惘
 惘兮永思王逸曰憊惘惘悵失望志錯越也 **逼區中之隘陋兮**

將北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
 賦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徬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汙而不流 汙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
 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方言曰磴磴堅也牛哀切 **寒風淒其永至**
 方言磴堅也左氏傳曰固陰沍寒杜預曰沍閉也

兮拂穹岫之騷騷 騷寒貌說文曰拂擊也爾雅曰穹大也毛詩
 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勁貌王逸曰騷愁

兮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龜與蛇交曰交
 也合韻 所流切 **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武殼甲也春秋

漢舍孽曰太一常居後方武蔡雍月令章句曰北方方武介蟲之長
 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文子曰騰無足而騰也淮南

子曰奔蛇廣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凌冰也
 雅曰蜿曲也 善曰矜

子曰奔蛇廣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凌冰也
 雅曰蜿曲也 善曰矜

寒貌凌
力證切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太陰兮漢書

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怨高陽之

相寓兮俯顛頤而宅幽高陽帝顛頤也相視也寓居也俯小貌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顛頤者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內庸織路於四裔兮斯

與彼其何瘳瘳愈也南至炎火鬱邑無聊北至積冰含欸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路東西

有似於
織也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善曰楚辭曰蹕絕垠乎寒門又

曰登閭風而縲馬王逸曰縲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

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縲縲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顛頤爭為帝共工怒而觸

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迅焱瀟其騰我兮鷲翩飄而不禁

故令此山缺壞不周越谿囁之洞穴兮漂通

川之砾砾經重唐乎寂寞兮斂墳羊之深潛谿漂浮

也砾砾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唐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

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相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

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上所聞墳羊也亡聞木

石之性夔罔兩水之性龍罔象土之性墳羊唐固云墳羊雌雄未成者

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鱗羊追荒忽於地底兮

廣雅曰羊土神含切囁火加切砾音林追荒忽於地底兮

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回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曰元氣以為天混

沌無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

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

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而中休速微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

風雨是謂是燭九陰是謂瞰瑶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

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瞰瑶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

劉經曰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

經曰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

經曰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

經曰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

乃戮之於鍾山之東曰瑤岸欽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

化爲大鸚郭璞曰鴉音不鸚音愕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蓋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

之本草經曰白戴勝慈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戴勝謂

也慈笑貌謂謙也善曰字林曰慈謹敬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仁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

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載太華之玉女兮

人戴勝是司天之屬郭璞曰勝二勝慈魚觀切

召洛浦之宓妃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

伊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嫋眼而蛾眉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嫋

目冥笑舒妙婧之纖霄兮揚雜錯之袿徽妙婧細霄貌善

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爲之緣袿古攜切爾雅曰婦人

之徽謂之縞郭璞曰即今香纓也妙音眇說文曰婧妍婧也財性切一音

精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離開也的礫明貌善

其若丹上林賦曰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以兮黃環琨璧也

宜笑的礫礫音歷琛寶也縞今之香纓方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惠

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薛君韓詩章句曰縞帶

也尚書曰厥篚方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豔美

善曰賂美謂環琨方黃也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

楚辭曰怨靈脩之皓蕩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

女傳頌曰材女脩身廣觀善惡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和烟熅

葩華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廣雅曰網緼元氣也毛萇詩

傳曰蒞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藹古花字本誤作藹音爲詭切

非此之鳴鶴交頸鳴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處子懷

春精魂回移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如何淑明

忘我實多淑善也淑明謂衡也玉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

何忘我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

實多

爾之亟行 **瞻崑崙之嶽** **魏魏兮臨紫河之洋洋** 魏魏高貌紫紆也言河之

曲也善曰史記大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 **伏靈龜以負坻兮**

巨螭龍之飛梁 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登閔風之層**

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閔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

此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閔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

屑瑶蕊以為糗 **兮剡白水以為漿** 屑碎也糗糲也剡酌也善曰瑶蕊也說文

曰糗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瓊糲以為糗王逸曰糲屑也毛萇詩傳曰糗食也又曰剡挹也爾雅曰剡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

兮王逸淮南言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蕊而髓切剡居于切 **抨巫咸作占夢兮乃貞吉之**

元符 抨使也善曰言我昔夢木禾今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

時也抨甫耕切 **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 滋繁也不華而實謂之秀善曰

言已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 **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

故居 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

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懿美也廬居也善曰

韓詩曰靜貞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 **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

訝 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訝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會 **豐隆**

軒其震霆兮列缺暎其照夜 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

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軒轅普耕切 **雲師黶以交集兮凍**

雨沛其灑塗 雲師雨師也黶陰貌凍雨暴雨也巴郡謂暴雨為凍

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注曰今江東人呼夏月大暴雨為凍雨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黶徒感

轆琿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 善曰爾雅曰載轡謂

切 **轆琿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 之轆郭璞曰轆車軌

上環轡所貫也。珣與珣玉之與爾雅曰玉謂之珣。葩蓋之金華也。獨斷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路車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森聚貌。屯聚也。善曰百神翳其備。

降**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劔揭以低昂**揭印。冠岳岳其

映蓋兮珮絃纏以輝煌絃纏盛貌。岳岳冠貌。輝煌珮光貌。僕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善

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轡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蜿蜿又曰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

飄以飛颺旄羽旒也。善曰氛旄氣氣為旄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旄揚氣氳以為旄。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宋玉笛賦曰

天旋少陰白日西靡高唐賦曰蜺為旌。溶音勇**撫軫軹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

勺灑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軫。軹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邪視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涓沸其若湯。軫音零。軹之氏切。勺市灼切。涓音換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志羨欲也。赫戲盛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志新

愚以為當去己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已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己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登皇之赫戲兮**左青**

琫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捷豎也。鉦鏡也。捷巨偃切。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女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喬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即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屬箕伯以函風**

兮懲洿忍而為清函含也。懲騰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洿**拽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

忍之流俗兮王逸曰洿忍垢濁也**豐豐**鸞鸞鑣也。豐豐聲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又曰鳴玉鸞之啾啾。豐古嚶字**涉清霄而升**

遐兮浮蟻蠓而上征霄微雲也。善曰楚辭曰涉清霄而汎濫

蟻蠓而撤。淮南子曰蟻蠓磴而雨春而風言羣而上下至疾曰溢埃風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

紛翼翼以徐戾兮

紛翼翼以徐戾兮

紛翼翼以徐戾兮

紛翼翼以徐戾兮

焱回回其揚靈

焱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

靈也 叫帝闔使闔扉兮覲天皇于瓊宮

叫呼也闔主門也闔開也扉宮門闔也覲

見也 天皇帝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闔

開關兮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闔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

洩洩以彤彤

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樂貌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

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

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

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絲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

均曰均長八尺施

惟般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

紘以調六律五聲

國尚書傳注曰斃獸也善曰素女撫紘而餘音兮太容吟曰

念哉

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

紘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 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

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翱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靖立也毛詩曰迨我暇矣又曰將翔將翔

出紫宮之肅肅兮

集太微之閭闔

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

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閭闔高貌甘泉賦曰閭闔其寥廓

閭音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

天騎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良車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

建罔車之

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桐栢山上為掩畢三危山上

苑

彎威弧之拔刺兮射嶠豕之封狼

彎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刺

彎弓貌善曰楊雄河東賦曰獲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嶠嶠山名

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琅 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破聲也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

湯 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流也善曰樂緯曰商為五潢宋均曰五潢天津之別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

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通

皇 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

剡流 繚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

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

雜沓叢

頽颯以方驤

鹹汨飄淚沛以罔象兮

爛漫麗靡藐以迭過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自浮鹹一六切飄力凋切淚音戾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分佈遠馳之貌善曰爛漫分散貌

藐遠貌迭過也過突也過音唐

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

電之淫裔

硠礚雷聲也上林賦曰淫淫裔裔硠音苦郎切

踰

雍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天度雍鴻孽萌宋均曰雍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蒙鴻以東揭兮

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在下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

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

廓湯湯其無涯兮乃今窺乎

天外

宋玉大言賦曰長

據開陽而頰眦兮臨舊鄉之暗藹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

而思歸

楚辭曰將以遺夫離居字林曰悄悄

恨也善曰毛詩曰勞心悄悄烏切

魂眷眷而屢顧兮

馬倚軻而徘徊

軻車轅也善曰韓詩曰眷眷

雖遊娛以媮樂兮

豈愁慕之可懷

善曰楚辭曰聊

出閭闔兮降天途乘焱

假日而媮樂兮

忽兮馳虛無閻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閻闔而望兮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

震余旗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旟爾雅曰錯鳥隼為旟此謂合剥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善曰目視不明貌善曰收疇昔之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又曰長余佩之陸離

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

平林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結典籍而為畧兮毆儒墨以

為禽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善曰毆音驅墨墨家流也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崙善曰琴

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

無夕惕若厲以省儆兮懼余身之未勅勅整也善曰周易

無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

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

系曰系繫也言繫一

賦之前意也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

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

系曰系繫也言繫一

賦之前意也

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

系曰系繫也言繫一

賦之前意也

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

系曰系繫也言繫一

賦之前意也

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

系曰系繫也言繫一

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之清

祗懷憂祗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京房易傳曰河千

年一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六

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

上下無常非為邪也說文曰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髀曰天不可階而升栢舟悄悄去不飛

栢舟詩篇名也注愠怨也悄悄憂貌羣小眾小人在君側也去恨也其

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奮翼而

飛去臣不遇於君猶松喬高時孰能離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結精遠

不忍去厚之至也揚去也善曰劉向七言獲我所求夫何思夫復也

歸田賦

張平子

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曰朝不曰歸田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

乎未期都謂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略以

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

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

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偁臯戴肩

魁頤蹙頰頰頤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

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

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疾驅懷黃金之印

結紫綬於胷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及入秦昭王

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諒天道之微昧追漁

父以同嬉諒信也微昧幽隱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辭曰屈原既放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漁

父悠爾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

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

纓

足嬉也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原隰鬱

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鶴鷓哀鳴睢鳩王鳩也郭璞曰雕類也爾雅曰

倉庚黃利鳥也也利為音利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頡頏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頡頏相切直也注嚶嚶兩鳥鳴也於焉逍遙聊以

娛情毛詩曰於焉逍遙廣雅曰道遙儻佯也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上言

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杓星高則羣龍吟淮南子曰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驟

仰飛織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鈞觸矢射也吞鈞釣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落

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鮪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鈞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鷁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魴鮪也字指曰繭魴屬

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般

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般遊無度感老氏之遺誠將迴

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彈五絃之妙拍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

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

子揮翰墨以奮雷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

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班固漢書述賈鄒枚路曰榮如辱如有機

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二十一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翻陽胡氏
果亦步校

廣塚
南函

彭川
韓讀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

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

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

然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亦有之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

軌微妙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

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是以資忠履

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居

業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忝司空太尉之命

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問封

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

則周公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為

其人也

河陽懷令

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

臧榮緒晉書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比六百石平皮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

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

領太傅主簿府

主誅除名為民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俄而復官

除長安令

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頃吏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遷博士未召

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二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

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

雅曰効驗也

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

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臧

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才多藝

稱多則吾豈敢言拙

信而有徵

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方今俊又在官百

工惟時

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又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是言政無非

拙者可以

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言羸老之疾

漢書曰列侯太夫人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瑩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

尚何能

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論語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筭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筭之役乎

於是臨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

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論語孔子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
固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

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
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衿然有自得之志
池沼

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灌園粥蔬以供

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牧羊酤酪以俟

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
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火畏水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躬曰清祀周曰大
蜡漢改爲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

始皇改臘曰嘉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

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包
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

道即與為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政同也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
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翱翔乎書圃登樓賦曰

假高衢而騁力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

不愚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

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

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

者有餘而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

拙者不足福在洛之涘毛萇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陪京沂伊面

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楊佺期洛陽記

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

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
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

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
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爾雅

曰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
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

喬高峙孰能離徐爰**闕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
射雉賦注曰峙立也

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允明圖緯祕奧字
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舍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

法陰陽之會易曰**其西則有元戎禁營女幘綠徽**其西宅之西
歸妹人之終始也

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
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

徽旌旗**谿子巨黍異黍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
之名也

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
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黍共一臂然黍弩弓也李奇曰

秦弓也字林曰秦音卷孔安國尚書傳**礮石雷駭激矢重飛**礮石
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也

今之

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范
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重箭以攻
赤眉廣雅曰重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鏃謂之羊頭三
鏃長六尺謂之飛重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鏃後也**以先啓行耀**

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
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

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
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

又足樂乎**環林紫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水四周於外
其敞閑也

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雍者象璧圓以法
天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
祖而追孝考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

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
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

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
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七發
曰於

於

是昔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饗而郊稷鄭方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馬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衿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衿服黑服也杜預曰

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衿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纛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

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覩夫巨麗

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曰沈沈隱隱一作躬躬音義同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

進賢**祁祁生徒濟濟儒術**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引贊曰蕭望之

以儒術進**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

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言棄紱藏璽成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

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里仁所以為美**論語曰里仁為美鄭方曰里者人之

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

街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為賈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長楊映沼芳

枳樹籬馮衍顯志賦曰游鱗灑澗菡萏敷披灑灑出沒貌高唐賦曰

傳曰菡萏竹木蒨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裨之柿

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

記曰上林苑有烏裨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裨甚美世罕得之裨方彌

切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

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好

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肅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

之杖世本容成造麻為確磨之磨靡不畢殖蒼頡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

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

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

即若榴也蒲陶似燕菓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梅杏郁棣之

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棣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

實似櫻桃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菜則葱韭

蒜芋青筍紫薑薑薺甘苜蓿芡芬芳毛詩曰薑茶如飴毛萇

儀禮注曰後廉薑也韻略曰芡香菜也相惟切與菘同藁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藁

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籬負霜於是

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

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

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太夫人乃御版輿并輕軒禮記曰諸侯曰

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上殿

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轡摑

之自天子至庶遠覽王畿近周家園禮曰方千體以行和藥

人通得乘之

以勞宣

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皆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痾有痊

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

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陸擿紫房水挂

頽鯉馬融高第頽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頽赤也或宴于林或禊

于汜史記曰武帝禊灞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人皆禊於東流水上故事取於清絮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

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豹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

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浮杯

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

京賦曰蓬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

而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仲舞賦曰抗音人生安樂孰知其他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

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

論語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

列論語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論語考比識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幾陋身

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

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擬於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

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拙老子曰方之又方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

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

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卽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因于解悲愁之辭禮注曰于為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

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虞

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

郭璞曰謂測度也言付所為被退在長門宮之事 媿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

獨居 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 言

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飲食恣樂而忘於為人人后自謂也 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交在得意相親而已慊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 伊予志之

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 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懽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懽愿也空角切 願賜

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 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奉虛

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 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脩薄

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 薄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 廓獨潛而

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悼在心之貌 登蘭臺

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

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

臺臺名浮雲鬱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

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冥兮羌

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

雷殷音隱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檐檐

楚辭曰裳檐檐以含音隱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閭

酷烈閭閭香氣盛也閭魚斤切孔雀集

而相存兮女援嘯而長吟

說文曰存恤問也翡翠脅翼而來

萃兮鸞鳳翔而北南

萃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

而攻中

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下蘭臺而

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

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

天兮鬱鬱並起而穹崇

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間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間項也謂下蘭臺少項也郭璞

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

字林曰擠以金為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

文杏以為梁

木蘭似桂木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

相撐

丰茸眾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眾木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施瑰

木之樽櫨兮委參差以棟梁

方言曰櫨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樽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

說文曰樽櫨柱上榘也方言曰窟虛也窟與棟同音康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

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淳熱其若湯說文曰將髮髯見不審謔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切五色炫以相

曜兮爛耀耀而成光

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耀明也緻錯石之

瓊甍兮象瑇瑁之文章

鄭方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眾石也言累眾石令之密緻以為瓊甍瓦采

色間雜象璠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紈紈張羅綺之幔帷兮垂

楚組之連網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織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

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中央廣

貌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踣於枯楊廣雅曰噉鳴也日黃昏而望

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望恨也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

於洞房楚辭曰娉容脩態亘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

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印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印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五郎切

左右悲

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欷兮

踈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惜愴增欷蒼頡篇曰欷

日之僞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僞殃曰僞過也殃咎也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

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蒞香

若君之在旁琴操曰擗政之妻曰聶政出游惕寤寐而夢想兮魄

兮魂廷廷若有亡廷廷恐懼之貌狂往切楚辭曰魂廷廷而南

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日眇觀眾星

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昂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曰蜀謂之畢又曰大梁昂也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

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

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

曰鬱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

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

志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

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

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然嵇志遠

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

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遜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於

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

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

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媯安

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

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

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

綜理事也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

言曰就終也文士傳

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衣屋嘗從吾學
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
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 余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 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 于時日薄虞淵寒冰

淒然 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

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

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國

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西都賦曰

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 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

空廬 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

殷墟 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方

禾黍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蘩蘩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曰麥秀漸兮黍米暉暉彼狡僮兮不我好 惟古

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 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 棟宇存而

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棟宇存而

往也 曰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

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焉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

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騁之時

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

郎今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

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由俱執願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

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

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

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狀應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其

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

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 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

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

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余年方四

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密友

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

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

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

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象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警立警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

之能執

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飄

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

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夕賦曰

其將入晚晚

對瓊藻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

字林曰對怨

言日將暮也

望湯谷以企予惜

此景之屢戢

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

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

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

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滅亡而

野每春其必華

不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

喻人何世而弗

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經終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

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

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

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

槿櫬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棗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

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

廣雅曰惆痛也

取夫久長

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

爾之多喪

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

悼堂構之隕瘁愍城闕之亾

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

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

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

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
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
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
古字通爾雅曰尠少也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
舞賦曰幽情
形而外揚
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
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行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
而不殘
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
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
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信松茂而栢悅嗟芝
焚而蕙歎
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
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
瞻前軌之
既覆知此路之良難
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
啓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毒娛情而寡方怨

感目之多顏
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

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
爾雅曰怡樂也
尋平生於響
像覽前物而懷之
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矐眇以響像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
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
觸萬類
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
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

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
楚辭曰年洋節同時異
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
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阻格切

愈索
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
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
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久要

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
志失也宅居也言樂已見上注

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
韓詩章句曰墮猶遺也
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

將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
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

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孔子作春秋秋妙思自出胷中周易曰天造草昧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

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
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

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

茲情之足攪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
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祗攪予心毛

亂也葛曰攪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躬憂而弗

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
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躬憂而不去何云識

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
寐如有躬憂毛葛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

其識道也躬深也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

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
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

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

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
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臧榮緒晉書曰岳

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岳

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
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勦力同心申之以婚姻

爾雅曰壻之父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

母相謂為昏姻曰肇生潭字道元

小五廿

太中大夫次詔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曄傳曰楊暨字肇晉荆州刺史子譚字道源次詔字公嗣不幸短

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云余既有

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不歷嵩上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今而經

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

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暘以掩路

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輟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凝洹顏延年纂要解也掩覆也

輪謂之軻王逸楚辭注曰軻文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互閉也

晚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仰晞歸雲俯鏡泉流毅傳

七激曰仰歸雲遡遊前瞻太室傍眺嵩上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

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揔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

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上嵩上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上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

耳河南郡圖經曰嵩上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瑩啓疇如淳漢書注曰瑩冢田也賈逵國語

注曰一井為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

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麤敲者為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壟栢森

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壘上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

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何逝没之相尋曾舊草之未

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

清塵

毛詩曰總角少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

名余以國士眷余以

嘉姻

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

親歡攜手以借老庶報德之有鄰

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

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今九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

周易曰闢其戶闢其人無人埤蒼曰閑靜也

陳芟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

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芟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階也

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霑

巾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泣胡大切

宵展轉而不

寐驟長歎以達晨

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獨鬱結其

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楚辭曰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一首

并序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

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

歡焉

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包藏一世也

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

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不幸弱冠而終

不幸弱冠並已見上

良友既没何痛如之

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

其妻又吾姨也

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媽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

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

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

孤女藐焉始孩

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廣雅曰

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

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魏文帝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少伶俜而偏孤兮痛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怛怛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怛怛憂勞也又怛怛猶怛怛也

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音陸莪音俄

情長感以永慕

兮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長感感不能閑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

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

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婦道於虞氏

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纍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纍力追切

懼身輕而施曹植鸚鵡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

重兮若履冰而臨谷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之典戒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奉蒸嘗以效

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初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

文二

長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永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彌終也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痾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痾長傳曰痾病也音妹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遭遇也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言天降禍于己未有後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榮華睦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睦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馱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閉門以却掃塊孤俾以窮居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堊易方帳以素幃栢子新論曰吾謂揚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苫注茅苫也江東呼爲蓋楚辭曰弱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帳單帳曰幃幃丈尤切命

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也箑扇也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長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文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箱坐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植贈白馬王詩曰忽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弋爲櫟鑿垣而棲爲榭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怜兮撫衾裯以歎息楚辭曰私自怜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萇詩傳曰衾被也思纏絲以矇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

恩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替亂兮迷惑又曰曜靈晔而邁邁兮四

節運而推移楚辭曰耀靈晔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

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

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羌幽悲王粲耳傾想於疇昔兮目

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

以憑附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痛存亡之殊制

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

龍

龍

輻儼其星駕兮飛旒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輻於

志焉設旒夏也然旒喪極之旌也爾雅曰廣幅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

潛靈邈其不反兮勢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

所告也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

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霜冬之四節韓詩曰惇

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

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漣

濂以微凝

丁儀妻寡婦賦曰霜淒淒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結說文曰雷屋水流也又曰濂濂薄冰也力檢切

忽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

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遠魂一夕而九逝

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

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

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髮髯託嘉夢以

通精楚辭曰夜炯炯而不寐炯公冷切

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漫

涕交橫而流枕

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獻敬長笛賦曰泣血沍然交橫而下

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適盡

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

容貌儻以頓頓兮左右悽其相愍

家語曰儻

適盡毛萇詩傳曰適

終也廣雅曰適忽也

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儻儻鄭云曰儻羸貌鸚鵡曰容貌慘以顛顛丁儀妻寡婦賦曰顧顏貌之脆脆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

趾鬻博儻頓頓說文曰儻敗也洛罪切脆普楹切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

兮羌低徊而不忍

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

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

韓詩

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楚辭曰辭靈脩而隕志

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

皇穹天也

陵虛兮失翼

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

遺象下臨兮泉壤

象謂形像也以其

窈冥兮潛翳心存兮

已化故謂之遺也

目想

魏太祖祭橋女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懃亦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影為儔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

長乖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四節流兮忽代序歲暮

兮日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庭

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子曰衛靈至濮水夜分而聞

迴西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閭闔而望

驚馬悟兮無聞超愀况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

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脩龍兮峨

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

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樹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

沍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好蹈恭姜兮明誓

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栢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終歸

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願歸骨要吾

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栢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

不許注恭伯僖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誄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

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

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

江文通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軌丹

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

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洎於強仕

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

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

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憲子宋

二日

三

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
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直念古者伏

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

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華山為城

紫淵為池

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

雄圖既溢武力未

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

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鼉鼉以為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

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

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

今忽崩隕則為晏駕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淮南子曰趙王遷今忽崩隕則為晏駕

山木之嘔聞者莫不墮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

趙虜王遷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

薄暮暮心動昧旦

神興

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不顯

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

及玉乘

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艷史記曰為之金輿總衡以繫其飾玉乘玉輅也

置酒欲飲悲來

文十六

二十四

五月

填膺

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

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

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

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拔劍擊柱

漢書曰併天下尊為皇帝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弔影慙魂

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

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

裂帛繫書誓還漢恩

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朝

露溘至握手何言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繆賢

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誄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

漢書元帝竟寧

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廡為閼氏應劭曰王廡王氏之女名廡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爾雅曰颯颯謂之颯颯音扶颯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

隴鴈少飛代雲寡色

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代之間氣皆黑

望君王兮何期

至乃敬

終蕪絕兮異域

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

通見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行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與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

閉關却掃塞

門不仕

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關却掃非德不交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士塞其門

稚子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

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自叙曰雄為人跌宕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齋恨入冥鸚

鵝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拜中散大

夫東平呂安家事繫獄臧閱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

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

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秋日蕭索浮雲無光

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

青霞之竒意入脩夜之不暘

青霞竒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籟流於森管漢書

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誄曰夕室冥冥脩夜彌長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

或有

孤臣危涕孽子墜志

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字林曰孽子庶子也然

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
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遷客海上流成隴陰
漢書曰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

牧豎羊史記曰婁
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
沾衿
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

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
亦復含酸茹

歎銷落湮沈
廣雅曰茹食也又曰若廼騎疊跡車屯軌
此言榮貴

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
黃塵布地歌吹四起
山陽公載

記曰賈誦鳴鼓雷震黃塵
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
煙斷火絕喻人

之滅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
已矣哉
孔安國尚書傳曰已發端歎辭春

草暮芳秋風驚秋風罷芳
春草生綺羅畢芳池館盡

琴瑟滅芳丘壟平
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自古

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古有死生張奐與崔

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而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而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

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
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賈逵曰唯獨也
況秦吳兮

絕國復燕宋兮千里
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為況也文子曰為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

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
言此二時別恨逾切是以行子腸斷百感

悽惻
鮑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
荆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

擢容與而詎前馬
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擢容與而詎前馬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

寒鳴而不息

楚辭曰噉齊揚以容與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韋

詩曰百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為之表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

玉柱之鳴箏楚辭

居人愁卧况若有亡

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閨卧莊子曰君倘然若有亡

日下僻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

軒檻版也

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

離霜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

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

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

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說文

躑躅也躑躅與躑同馳戰切躑躅錄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書傳曰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

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

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焞燐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

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

漢書曰高祖過

子門客謂陳無字曰君車衣文繡

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踈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

子廣為太子太傅公子為少傅甚見器重朝庭為榮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

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

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

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

琴羽張芳

簫鼓陳燕趙歌芳傷美人

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

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芳

珠與玉芳豔暮秋羅

發權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與綺芳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從耳淵魚之赤鱗

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秣成公

造分手而銜涕感

寂漠而傷神

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闌

乃有劍客慙

恩少年報士

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

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

韓國

趙廁吳宮燕市

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

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甚秦王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歷泣共訣

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

拔血相視

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

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

史記曰荆軻遂發就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

中也尉僚子吳起曰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一劍之任非將軍也

武陽入秦秦王陸戰而見燕使鼓鍾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

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

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虔

遼水無極鴈山參雲

水經曰遼山在玄兔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

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

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煜

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此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芳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攀桃李

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

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子孟嘗君曰

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

國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為喬木有

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注非但見其木當有累世脩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左右

兮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為生別滋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

叙悲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

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

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又若君居淄右妾

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為塞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

香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君結綬兮千

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蕙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蕙並音遙然蕙與瑤同

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閒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宮

閱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月光毛詩曰閱空有恤毛萇詩傳曰閱閑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

閉兮玉階苔劉休文擬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夏侯湛釭燈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

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鞫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

中作此迴文詩以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列仙傳脩芋者魏人贈之符國時人也

有龍石段其上取黃精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安言曰食之後去不知所之

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

也

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

閒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鑿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

惟世間芳重別謝主人芳依然謝文曰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詞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

然謝辭也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詞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寧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間

美貌謂之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交手兮東行送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

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齶亦互

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官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引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毅班固等為蘭臺令史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難施齊人為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彫龍赫赫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鄧陽胡氏

廣城

彭川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論文

文賦并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

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文於文莊子堯曰此

吾所得而言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遣辭良多變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變故非一體妍蚩好惡

可得而言孰知辯其妍蚩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

然妍蚩亦好惡也屬文甚見為文之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爾雅曰逮及也蓋非知之

之難能之難也尚書曰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

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

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

也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

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謂不遠也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

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蓋所能

言者具於此云蓋所言文之難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夕覽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俟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夕幽遠也老子通賦曰皓頤志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遵四

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

春生夏長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也淮

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心慄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慄慄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

潔也說文曰凜凜寒也孔融薦祢衡表曰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

芬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遊文章

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安國注曰彬彬文質見半之貌慨投篇而援

筆聊宣之乎斯文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尚書中候曰女龜負圖出洛周公援

筆以寫也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

耽樂之久廣雅曰訊問也精駑八極心遊萬仞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

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其致也情曛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爾雅曰致至也埤蒼曰曛曠欲

明也說文曰昭晰明也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楊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

德言也宋衷曰羣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言思慮

處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劇秦美新曰盈塞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怫悅難出之貌浮藻聯

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纒

也謂纒繫系增矢而以弋射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華秀以喻文也觀古今於須

臾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莊子老聃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呂氏春秋

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開闔目數搖也尸閏切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小雅曰班次也抱暑者

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擊而用或因枝以振葉或泐波而討源孔安國尚

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泐源水本也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言或本之於隱而

易而便得難之或為未非也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

來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應劭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咀

文十七

悟而不安

安帖易施貌公羊傳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安帖岨岨不安貌楚辭曰圜鑿而方柎兮

帖吐協切岨助舉切

吾固知其鈕鋸而難入安他果切

聲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

周易曰神也者妙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也

說文曰挫折也韓詩外傳曰辟文士之

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

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辯士之舌端

翰廣雅曰躑躅踣踣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踣踣也踣與躑同踣踣與

劉公幹詩曰敘意於濡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

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

濡如娛切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協韻音寒

而結繁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為本垂條以樹喻也信情貌之不差故

每變而在顏

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

廣雅曰顏辭其不變

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

觚木簡也論語先進篇子路帥爾而對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為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

伊茲事

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

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不文

行之不遠

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

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列子文摯謂叔龍曰

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抑按也

言思慮一發愈深恢大

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纂要曰草木

華曰蕤字林曰木林多木長貌以喻文

粲風飛而焱豎豈鬱鬱雲起乎

采若芳蕤之香馥青條之森盛也

翰林爾雅曰楓飄謂之焱長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

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

紛紜揮霍形難為狀紛紜亂貌揮霍疾貌

也淮南子曰斟酌萬殊

揮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為匠老子曰有

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也

在有無而僂俛當淺深而不讓毛詩曰何有無僂

俛求之俛僂由勉強也論雖離方而遯貞期窮形而盡相謂方圓

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夫夸目者尚奢恆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夸目

有方圓規矩也故夫夸目者尚奢恆心者貴當其窮賤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

文貴當恆猶快也起頰切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

非湫隘其論通達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以言志故曰緣情

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碑披文以相質誅纏之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

緜而悽愴碑以叙德故文質相半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

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

而朗暢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奏

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奏以陳情叙事故平徹閑雅雖區

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論語

子曰辭達而已矣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其為物也多次其為體也

如勇切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

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次安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次安周易曰為道也屢遷其會意也尚

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

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

楚辭曰欽岑崎錡崎音錡錡音蟻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言其

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言失謬妄黃之袂敘故渙忍而不鮮言

韻失宜類繡之夕黃謬敘故渙忍垢濁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綠之

或仰女黃之以為繡黻文章楚辭曰切渙忍之流俗王逸曰渙忍垢濁也

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為文之體先

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說文曰妨害也

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

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一

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方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應劭漢書注曰

十黍為一釐十釐為一銖賈戲曰銖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稻芒毫毫毫

當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蒼頡篇曰銓稱也曰銓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

木從繩則正莊子曰**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

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

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眾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言勅戒也**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

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亮功多而累寡故**

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或藻思綺合清麗千**

眠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千眠光色盛貌

炳若縹繡悽若繁紗說文曰縹繡彩色也又繡五色彩備也蔡邕琴賦曰繁紗既抑雅音復揚

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言所擬不異閤合曩久也謂

雖杼軸於子懷怵佗人之我先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佗人先已也毛詩曰杼

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

受曰廉說文或若發穎豎離眾絕致**難**荇草之若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若發

穎豎離於眾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若陵若也孫卿子曰蒙鳩為巢繫之葦苕小雅曰禾穗謂之穎**形不可逐響難**

為係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塊孤立而特峙非**

常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心牢落而無**

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徘徊而未幾也蔡邕琴師賦曰時牢落以失

次等絃蹇而陽絕說文曰掃取也他**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狄切協韻他帝切或為禘禘猶去也

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陽中之陰故能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裹也

集翠 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綴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栗楛木可以為箭

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 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雪五十絃瑟樂曲名下里俗之謠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窮迹迹窮而無偶故曰孤興

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 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

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 僻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 句以成文猶眾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言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韻之孤起蘊麗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靡無也應於興切

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 曰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共為一躰翻累良質而為瑕也

故雖應而不和 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

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 漂猶流也不歸謂不歸於實

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 說文曰么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鄒忌一微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慎注曰鼓琴循絃謂之直雅而無悲則不成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贊而妖冶 張衡舞賦曰既娛及獻同才 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 言聲雖高而曲下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未詳一諧也耦與偶古字通 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為防露也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

心以悅目廣雅曰耦

國之音也鄭方曰濮水之上地左氏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傳君

子曰臣除有桑間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煩而去惑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紘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

雅而不豔言作文之辨必須文所負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

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羹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

清廟之瑟朱紘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方酒而俎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方曰朱紘練朱紘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

畫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清不調以塩菜

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廣雅曰

為古矣而又闕之甚甚之辭也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

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汨濁而更清安孔

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明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王粲七釋曰邪觀鼓

王以相訟鄭方曰汨猶因述也或臨見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下亢音赴節左氏傳

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 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莊子曰相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相公敢問公

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

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矣疾則苦而不入

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

女云言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頤曰齊相公也扁言音篇又扶繩

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頤曰酒滓曰糟司

馬彪曰爛食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

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也普辭

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

不失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

吾法夫前脩非時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

俗之所服淑善也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

或於拙目受蚩蚩笑也蚩與蚩同

馬詩

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得之

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籥排橐籥樂器按橐籥治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

說文曰橐囊也雖紛謁於此世嗟不盈於子掬毛詩曰終朝采綠音託籥音藥

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挈瓶喻小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

故蹠提猶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

蹠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廣雅曰蹠蹠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為蹠蹠勅角切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爾雅曰庸常也

恒遺恨以終篇以一足蹠蹠而行爾無如矣謂脚長短也蹠勅甚切

豈懷盈而自足言才恒不足也答賓懼蒙塵於叩缶顧取

笑乎鳴玉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文子曰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

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紀綱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莊子曰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上書曰景滅迹絕王命論曰趣時如響起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莊子曰今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障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

思風發於曾臆言泉流於脣齒論衡曰吾言滴濕而泉出

紛威蕤以馭還唯毫素之所擬威蕤盛貌馭馭多貌封禪書曰紛綸萎蕤毫筆也纂文曰書縑曰素楊雄書曰齊齋細素四尺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溢目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底則滯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

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莊子曰形固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撥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其寂寞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

攬營魂以探蹟頓精爽於自求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

求

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遐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孟子曰使自求之理翳翳而

愈伏思乙乙其若抽陰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

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

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

意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物事也勦并也言文之不來非

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謂

閔通億載而為津言文能廓萬里而無閔假令億載而今為津

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世

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濟文武於將墜吉宣風聲於不

泯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畢命曰彰善癉惡樹塗無遠

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

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多太山不崇朝辨

絃而日新金鍾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洞簫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

猶文章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文自重刊列十

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箛

王子淵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書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嘉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褒祀焉於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亡墟

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

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亡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眾處自伶倫採竹岷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踈

通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踈而相去標竹之末也宋徒觀其旁山側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簡支敷紛茂盛扶踈四布皆山險峻

兮則嶇嶇歸崎倚巖迤嶻誠可悲乎其不安也

敞閑也

儻莽曠盪寬廣之貌儻佗朗切敞大貌言竹生敞閒之處又足樂也

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也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

周易曰精氣為物滋熙潤悅貌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周易曰震為蒼

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其山

風賦曰翔翔乎激水之上荆軻歌曰風蕭蕭兮聲嗒嗒而澍淵

揚素波而揮連珠

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

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翔翔乎其顛

秋蛸不食抱樸而長吟兮夕援悲嘯搜

索乎其間

爾雅曰蝟蝟蝟方音曰楚謂蟬為蝟家語子夏曰蟬飲露而不食蝟徒凋切抱音附蒼頡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賦曰

女援素雌搜索往來貌

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獾豽

說文曰屏蔽也屏與屏同嶼岫竹密貌獾豽相連延貌字書獾豽獸惟

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誼

方音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謹詳也

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謚號也實二切言得謚為簫而恒施用之豈非

蒙聖王之厚恩也

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

論語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

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陶冶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

於是般匠施巧夔

妃准法

墨子曰公輸為雲梯鄭子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曹子妃未詳也一云夔列子曰孔子就師襄學琴

帶以象牙提其會合

帶猶飾也方言曰提同也言以象牙

飾其會合之際言

鏤鏤離灑絳脣錯雜

爾雅曰鏤鏤也離灑鏤鏤之貌絳脣謂蕭孔以

朱飾之灑所宜切

鄰菌繚糾羅鱗捷獵

言蕭之形也鄰菌繚糾相著貌如羅魚鱗布列也捷獵參差也

緻理比挹拊撒擗

膠緻理比言細密也挹拊撒擗言中制也挹拊至切挹於泣切拊女立切撒於頰切擗奴協切

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

形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說文曰宕過也憤伊鬱而酷忍

愍眸子之喪精

鄭方禮記注曰憤怒氣充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

岐孟子注曰眸子目瞳子也

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

言冥生

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意發憤在於音聲論語子曰發憤忘食

故吮吮值夫宮商兮蘇紛離其

匹溢

言口吻所吮皆遇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

形旖旎以順吹

兮瞋啾啾以紆鬱

言蕭聲既發形旖旎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司馬相如賦曰又猗猗以

招搖說文曰顛頭也釋名曰啾啾下垂也言氣之盛而啾啾類瞋也楚辭曰鬱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啾與顛劉並音舍啾音胡

氣旁送

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遐律旁迂言氣競旁出遞相逆迂也飛射氣出迅疾也散渙分布也遐律出遠貌

趣從容其勿述兮鴛合還以詭譎張律切詭譎譎猶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其聲模無似枚之折也雜

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字曰潺湲水流貌獵聲也詩曰伐其條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

溢漫衍流溢貌駱驛相連延貌沛多貌憚慄密率掩以絕滅憚慄寒貌恐懼也風賦曰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廉亦察也啾啾而將吟兮

行鍤鉞以蘇囉啾啾衆聲也啾啾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鍤鉞聲不

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嫫嫫以婆娑鴻洞相連貌嫫嫫柔弱

翩縣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說文曰漂浮也芳妙切

而夫棄其舊調而更爲奇聲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蘇謳謠已發籥聲於其蹊徑要復

之畜子也韓詩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其妙聲則清靜厭慤

順叙卑述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曰應深遠也音翳字林曰

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滂慷慨一何壯士言聲之慷慨

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較輶佚豫以沸惛較輶大聲也埤蒼曰沸惛不安貌較力萌切輶呼萌

其仁聲則若颯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呂氏春秋

或雜還以聚斂兮或拔擻以奮棄雜還衆

悲愴况以惻憾兮時恬淡以綏肆

手擊曰擻拔扶割切擻蘇割切

切沸或爲潰扶

味切惛音謂

颯風颯風長物故曰

施惠容與寬裕之貌

擻分散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側

擻蘇割切

擻蘇割切

楚辭曰愴怳愴兮惻怛傷痛也廣雅曰恬靜也
說文曰淡安也緩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緩也
被淋灑其靡靡兮

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遂清通貌言其聲或盛壯而細密時

復橫潰而清通也橫音于孟切鄭玄周禮注曰陽清也又禮記注曰遂達也

有味毛詩曰中心悄悄說文曰憂煩悄悄邑憂貌字林曰悄悄含怒也於夕切又曰醴甜同長味也大舍切故貧饑者聽

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尚書曰切憤曰欽孔安國曰貪饕急憤禮記曰儒者有砥礪廉

隅戰國策曰張儀去趙王狼戾無親爾雅曰對怨也剛毅彊戾反仁恩兮嗚嗚逸豫戒其失

緩自放縱之貌嗚吐誕切啞音誕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

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水子期曰

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人為

鼓琴者按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

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

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鄭玄注禮魯襄公

二十九年齊侯襲莒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

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字書曰愕敬馬也琴操曰杞梁妻嘆

者齊邑莒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

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水而死莒與杞同也

師襄嚴春不敢窺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七

略有莊春言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子浸

淫猶漸冉相親附之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處於室隣之嫠婦又

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平旦蒸

盡縮屋而繼之自為避嫌不審矣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

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備以頓顛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

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復惠復黠

慧也桀夏桀也跖盜跖也莊子曰施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

曾史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未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頌奮椎備羸疾貌顛即愁顛也

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求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時奏狡弄則

彷徨翱翔埤蒼曰彷徨猶仿佯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無常狡急也弄小曲也

八十五

八十七

十四

悼悵瀾漫亡耦失疇

悼悵曰悼悵寂靜也悼悵與悼悵音義同悼悵老切悵閭草切瀾漫分散也上林賦曰瀾漫遠

遷薄索合沓罔象相求

薄迫也索求也合沓重沓也罔象虛無罔象然也莊子曰黃帝遊赤水之北遺其玄珠罔

象求之而得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

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擊涕技淚

說文曰擊拭也匹結切廣雅曰敵敵悲也技亦拭也亡粉切

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憚漫衍凱歡樂貌阿那服腰舒

遲貌埤蒼曰服腰肥貌

是以蟋蟀蚺螭蚊行喘息

言所感深爾雅曰蟋蟀螭也郭

璞曰促織也爾雅曰螭蚺螭也郭璞曰今蚺蚺也周書曰蚺行喘息說文曰蚺徐行凡生類之行皆曰蚺蚺音奇說文曰喘疾息也

蠓蟻蠅蠅

方言曰南楚謂蠅蚺為括蠅力侯切爾雅曰蚺蟻大蠓

胡胡遊

遷延徙迤魚瞰雞睨

皆蟲之形也遷延徙迤却退貌魚目不

也垂喙蜚轉瞪曹忘食

韓詩外傳曰裴實有聲保价之蟲無不延

口也都遘切蜚轉動貌埤蒼曰瞪直視也直耕切曹視不審諦也莫耕切

况感陰陽之蘇而化風俗之倫

哉

家語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

也捷武言捷巧曳亦踰也或為趾鄭德曰趾度也弋制切漂疾也妨妙切

又似流波泡洩汎漣趨戲道兮

泡洩盛多貌汎漣微小貌又云波急之聲方言曰泡盛也薄交切哮呶

吟喚躋躋連絕澗殄沌兮

言其聲之大哮呶吟喚或躋或躋時連

嚇大怒也呼交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躋升也將雞切漢書音義韋昭曰躋頓也竹利切澗胡忽切沌徒損切

攪搜濼捎逍遙

踊躍若壞頽兮

攪搜濼捎水聲也壞頽言如物崩壞頽毀也優游

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

韓詩曰搔首躊躇稽詣言聲稽留頽唐

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

類唐隕墜貌本賴蒙聖化從容中

道樂不淫兮

中於道德雖樂不荒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頌曰還而不淫樂而不荒

條暢洞達

中節操兮

言聲有條貫通暢洞達而中於節操

終詩卒曲尚餘音兮

言簫中次詩而曲將盡尚

有餘音也

吟氣遺響音聯絲縵漂撇生微風兮

漂撇字餘響音少騰相擊之貌漂匹遙切撇字匹曳切連

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一首

并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于舞有羽舞有旄舞呂氏春秋曰堯時陰氣滯伏陽氣閉塞使人舞蹈以達氣舞者音聲之容也

傅武仲

范曄後漢書曰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少逸氣亦與班固為寶憲府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

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

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為寡人賦之

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

雲夢數名在南郡華容縣高唐觀名此並

假設為辭

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

左氏傳曰藥盈觴曲沃人杜預曰飲酒於曲沃玉曰臣

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

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

是以論其詩不如

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

聽其聲

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聽其聲不如察其形

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

形鄭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音

激楚結風陽阿之舞

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

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鄔郢續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

節楚辭曰官庭震驚發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黃發陽阿鄭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

古之名倡也

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

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鄭注

禮記曰噫弗寤之聲

王曰如其鄭何

樂記曰鄭衛之音云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之何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王逸曰鄭國舞也

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

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弛張

之度聖哲所施

禮記孔子曰一張弛文武之道

是以樂記于戚之容雅美

蹲蹲之舞

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云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一本或云旌旄之

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

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鄭云曰油油悅敬貌

毛詩魯頌曰振振鷺鷥于飛

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頌頌樂曰五莖帝學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

和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

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餘日怡蕩

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

餘日聽覽之餘日也怡蕩怡悅放蕩也爾雅曰怡樂也毛詩序曰風教也 王曰

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

光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 朱火暝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燻洞

房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廣雅曰燻熾也虛疑切楚辭曰姤容脩態絙洞房

黼帳祛而結組兮

鋪首炳以焜煌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黼帳周垂祛猶舉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帳兮垂楚組之連網漢書曰鋪首鳴說

文曰鋪著門拂首

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

毛詩曰文茵暢鞞鄭云注曰茵

蓐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鄭云曰君黃金罍王觴玉爵也周禮曰朝覲有玉几玉爵

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

醉其樂康

儀禮曰騰觚于賓又曰小臣請騰爵鄭云曰今文騰皆作騰禮記禮器篇注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毛詩曰既醉

以酒楚辭曰君欣欣兮樂康毛萇詩傳曰康樂也

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

曰懌

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

言皆欲騁其材能效其技也左

氏傳曰致

簡惰跳踔般紛拏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

果為毅 於是鄭女出進二

言失度也簡惰

八徐侍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鄭舞高誘注曰鄭衰也楚王之幸姬善歌儷名曰鄭舞楚辭曰二八迭奏女樂

些姣服極麗姁媮致態

姁媮和悅貌態謂姿態也媮況于切媮以朱切 貌僚妙以妖

蠱兮紅顏暝其揚華

毛萇詩傳曰僚好貌理紹切妖蠱淑豔也揚華揚其光華 眉連娟以

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

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

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憐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珠翠的皪而炤耀兮華袿飛鬋而雜織

羅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袿上林賦曰飛織垂鬋司馬彪曰鬋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

織羅垂霧縠司馬彪曰縠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

馬彪曰縠細也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

若杜也美人佩以為芳香也七發曰掄流波雜杜若動朱脣紆清陽

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毛詩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毛萇曰清

陽眉目之間亢音高歌為樂方

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歌曰攄予意以引

觀兮繹精靈之所束

攄散也引大也言精靈有所窘束今將舒繹之也方言曰繹理也弛緊急

之絃張兮慢末事之亂曲

弛懸也鄭玄曰弛釋下也說文曰緊纏絲急也蒼頡篇曰亂曲也於詭切言鄭衛之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無益故廢而慢之舒恢矣

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

恢矣廣大之貌苛縟煩數之貌言度之恢矣者更令舒緩體之煩數者使之疎

開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哀與台古字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賀

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縟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

疎而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

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真之否

道壅塞乃作舞宣導之莊子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揚激徵騁清角

激徵之音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贊舞操奏均曲

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紉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

大體不相迫劫也協和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

故志意舒廣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

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

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

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

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

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

極不可盡述其形象也 其少進也若翺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

兀然而動赴其節度 羅衣從風長袖交橫 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韓

子善舞 駱驛飛散颺擣合并 駱驛不絕貌颺擣屈折貌與曲度相合并也 鷓鴣燕居

拉搯鷓鴣 鷓鴣輕貌拉搯飛貌鷓音篇拉音臘 綽約閑靡機迅體輕 綽約美貌閑美閑緩而柔

之妙能懷慈素之絜清 神女賦曰懷貞亮之絜清說文曰脩儀操

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 脩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 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

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鍾

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

明詩表拍噴息激昂 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拍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

噴太息也噴與噴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園

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我郎切 氣若浮雲志若秋

霜 言既高且絜也 觀者增歎諸工莫當 工樂師也 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

俟 遞迭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 埒材角妙夸容乃理 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闕

飾軼態橫出現姿譎起眇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

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為

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鍾聲盡為鏗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

而履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

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軒時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馭頓

身而傾折卞蘭詩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却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

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矮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觀輕捷之翺翺義

並同也說文曰哇諂聲也於佳切咬淫聲 摘齊行列經營切儼 指摘

也鳥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兮 比也魚里切扱引也言舞人舉引皆有所比擬也廣雅曰扱引也 彷彿

神動迴翔竦峙 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 擊不致策蹈不頓趾

入十七 文十七 十九 王臣引 召居洋

蹈鼓而足趾不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闇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闇猶奄奄也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旋入舞場逼迫於曲之急節也浮騰累

跪跗躡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跗躡摩跌或反足跗以象蹈或以足摩地而揚跌也鄭玄禮記注曰跗足趾也方于切字書

紆形赴遠似摧折折言要之曲折漼然以摧曰跌失蹠也徒結切

織縠蛾飛紛疾若絕織縠細縠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七罪切

超趨鳥集縱弛殞歿殞歿舒緩貌言舞勢超禮曰食桑者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

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蜺若遊龍從風翱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

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斂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蒼頡篇曰遼徐也遼與黎同力奚切曹憲曰瞭瞭而拜

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蜺若遊龍從風翱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

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斂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蒼頡篇曰遼徐也遼與黎同力奚切曹憲曰瞭瞭而拜

上音戾下居蚪反今檢玉篇目部無此二字**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色賦曰遷延引身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權情已洽而宴迫於夜

擾攘就駕僕夫正策埤蒼攘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讓讓僕夫執駕者策轡也大戴禮曰驅駒在門僕夫

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聚貌龍力董切從音摠

踰捍凌越駿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踰動也踰捍馬走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

揚鑣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鑣馬勒旁鐵也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

傾奪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轍言馬踰越於

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之聲忽驚忽滅也**蹠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踏甚也鄭玄尚書五行傳曰闇跳行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

或有宛足鬱怒般相不發言馬按足

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馳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為本

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

習和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聲

調貌語孔子曰御者同是車馬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

車音若雷駑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之車音

言車聲隱隱如遠雷之音相連屬也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驛紛漠奔馳之貌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寂

然而空有同雲散也天王燕胥樂而不泆毛詩曰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胥皆也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

溢家語孔子歌曰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求日

文選卷第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